

清明

遠方，一隻灰鳥振翼，流星弧線般掠過。

帶頭的人望向遠方密林，手指向前時揮出一道星星般的弧線，一如賢者描繪孤星。一旁眾人如急切茫然的求卜者，靜待指示。一抹暗影，黑紗般襲掠發出如涓流窸窣之聲，隱沒遠方，而盡頭傳來幾陣狗群的吠叫。一塊山林裡的小石碑，一條被草木淹沒僅剩一條人腳踏痕的小徑。是的，就是那裡，我們第一代祖先。

腳上不知不覺已經沾滿林口山區濕漉漉的紅泥巴，平常要是這樣我一定會抱怨的。我們每年要掃五個墓，很久以前就有人不斷建議將這五個墓合併起來方便祭祖，但至今仍維持原狀。第一代祖先的墓據說最難找，所以大家總是擺在第一個。不過這樣也好，有時我甚至覺得像這樣找墓還蠻有趣的。

我們剷草，將刈下來的芒莖扔在一邊，折斷過密的樹枝，小心翼翼不敢碰到稍高處黝黑結團的蟻窩。像在叢林探險一樣。露水隨著被折斷的枝葉，啪地一聲滾落。

同樣的血液在不同軀體裡流動，一如河之溯源，色澤充氧豔麗。

那塊無名的碑，據說就是第一代祖先。

接著我們供祀，再用小石塊分別壓在墓頭、墓碑及墓旁的后土（看起來真的只是塊長滿青苔，四周有四塊小石柱的石頭）。表示這個墳是有後嗣的，免得被人以為孤墳無主。燒錢時其他沒事人佇立一旁，聊起政治經濟民生，一派事不關己。親戚中有許多人平日除了清明掃墓難見一面，爸爸倒是和一些人蠻有話聊的，但我和妹妹就靜靜在旁不知道該說什麼，異常尷尬。因為平常很少見面，有些親戚我想走在街上碰到也認不出來，輩分也很難記清楚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們家平常就比較少跟爸爸那邊的親戚聯絡，所以一聊起天竟然比鄰居還不熟稔。問的問題不外乎是媽媽為什麼沒有來，今年幾歲了，是老大老二還是老么呢？喔，要唸大學啦，是哪一所大學，對了，妳唸哪所高中啊？哇，長大得讓我們都認不出來了。

媽媽每次聽我回家轉述這邊總會大笑。她總選擇在家拜祖先牌位和神明。她還有許多事要忙，再加上和親戚關係並不熟絡，談不來，乾脆不去。自從我小學開始跟著爸爸去掃墓後，她從來就沒跟著去過。

火因為天氣的關係一開始並不容易點著，但一燒起來妃紅的底基混著亮桔色冠上明亮誘人的赭黃色，我兩眼被竄燒的煙塵熏的通紅，臉頰微微燙熱。火花在散亂的金紙上燒開一個大洞，邊緣變的焦黑逐漸越燒越旺，金色表面化為死白灰燼。火焰藉冥錢的脆弱血肉不停茁壯。一陣風吹來，揚得四散飄飛。四周香灰煙霧灰濛濛的繚繞，膨脹成一朵烏雲的形狀。

不知為什麼看著火的搖曳竟像綿綿細雪和花朵般翩翩灑落，寧靜而寂寞。那團小火焰好像全天下的溫度都不夠般肆無忌憚燃燒著。我們等了一段時間，滅了火，然後驅車往下一個墓地前進。

那天陰雨濕冷，地上滿是滑溜的青苔、積水，和林口台地黏稠成團暈染的紅土。周有薄霧，細雨如牛毛。墓園由上而下俯視，其實很薄也很輕，擺在眾多墓碑間更顯細碎。平常活著的時候生活得這麼擁擠，沒想到死去以後靈魂也得花錢買地排隊，爭擠位子。

水漬暈延之際，苔蘚與白菇更加肥美了。說不定可以看見山巫翩然起舞。

視線不知最遠可以碰到哪裡，但一山墳墓過去了又是一山墳墓，可以看見有人在對山焚燒紙錢，微冒黑煙。水窪浮著一圈七彩汗漬，當無數人背著供品香燭走過，身影也在水面一圈圈掠過，向上的蠟燭尖頭也扭曲傾斜像一把鮮紅欲滴的刀。我看見一家族人準備開車往下一個目的地去的時候，車前燈在雨霧中一閃一閃的，像白孝服衣衫飄舉鑲嵌的提燈

這種氣氛有些接近我讀過的兩首漢代葬歌所提到的意境：

「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復落，人死一去何時歸？」

「蒿里誰家地，聚斂魂魄無賢愚，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躕。」

層層墳墓遠看像是沉澱溶蝕出的石灰華階地，因為雨水石板變得濕潤晶瑩，踩上去甚至滑腳。輝亮打磨，一窪墓裡像成了一窪盈手月亮。撿骨畢後的墓被挖走。填平剩下零碎的木塊濕朽，附著一層油綠苔蘚的棺材板依稀可以看出形狀是打開的。層層堆疊著，舊的被打掉，甚至埋入土中。車子開過去有些驚心，但也僅止於此了。

據說碑裡有許多暗櫃存放骨灰，靈魂的床便是那圓圓的墓草丘。有時我忍不住懷疑我站在這裡：究竟是因為慎終追遠的感情，還是碑上刻姓氏的那排燙金字？而祂們，真的在位子上嗎？如果是我，我會喜歡一直待在那裡嗎？我幻想著

一個人閉上眼，動也不動地躺在密閉棺口，任時間慢慢帶走血肉。在黑暗世界裡，數以千計靠腐朽維生的生命鑽動著，但外界卻因無從覺察而認為裡頭一片靜謐肅穆，一場腐血化肉的儀式。在灰暗斗室裡，可能光線幽微也鮮有生之氣息，而屢屢靈魂呼氣，悠悠抽萃而出時，就是斗室有風有光的時分。他們可能像迪士尼電影「花木蘭」中開會的祖先一樣，身體發亮像新生柔軟蟲蛹。他們可能從不擔心時間不夠，也不怕老病，因為對他們而言時間早已靜止的了。在這裡的其他三百六十四天，除了清墓人鮮有人煙形同異域的世界，他們什麼都不必想，可以僅僅只是等待，等待一年一度兒孫候鳥般地趕來。空間是侷限的，時間卻鬆軟寬薄如稀蛋白。他們夜夜都要化一次妝，跳一支舞，喝一壺茶。一個窄僅容身之所，時間迂迴流過。窺探聆聽之際，鬼聲啾啾。

多年後子孫開棺，綻放的已不是昔人容顏，而是白骨一具。那是剩選的果實。

如果有一天必須經歷這些，我有勇氣面對嗎？

我原本以為墓地意味著死亡。但仔細看下來，墓旁因連雨積出的小水池，水草茂盛，周圍開著一圈豔黃蒲公英。大蝸牛和蜥蜴在墓碑附近爬來爬去，連小蜘蛛也不知何時在香爐腳邊結了網。生命似乎意外地無所不在。

每次掃墓望見那座落不同地方的墓碑總是疑惑，因為我沒法想像祖先的形狀。聽說很疼爸爸的祖父死了，祖母和我們並不親，家族的關係也不親密。曾祖以上更不用說了，自我有記憶以來，他們的象徵就是神主牌及一紙墓碑。那些如工廠統一出品，毫無特色的石頭，真的足以代表我的祖先，傳承相同血液的人嗎？

丁鳳、芙蓉、王好……這些名字，這些人，實在是很陌生又熟悉的東西。

多年以來掃墓已經變成一起浩大而累人的儀式。驅車、步行、除草、燒紙、拜拜、壓石、供物，然後走人。我們不需要特別交談，我也不知道祖先是什麼樣的人，來自哪裡？有什麼有趣的事？一切於我都不需要。我可以看著祖籍太原，想像他們最早可能是五姓大族，最後落入尋常百姓，逃難福建。結髮辮一臉勤勉的男女乘風破浪渡黑水溝而來。昭和時代，民國七十六年，一連串歷史燙金字軌跡陳述一個男人，或一對夫婦的時代，但臉孔和事蹟卻扁平而陌生。生命簡化得僅剩模糊淡影，用傳統儀式表達慎重。

臨上車前看到一家人正在爭吵，好像是停車時長輩不小心撞到晚輩的車，後者整個車頭都凹陷下去了。兩車上的人驚恐地跑下車來觀看著，但似乎因為是長輩犯錯，沒人敢出面說話，僅讓兩個當事人在墓地旁爭執。前者淡淡而僵硬地表示他會付錢，但後者卻相當生氣，大聲說著每次開車都這麼莽撞，下次進墓地的

不曉得是誰，您剛回來不熟路況就不要開車啊，要不是我機警，早就出事了……

又開始爭吵了，叔公搖搖頭，說反正別人家務事也不好講什麼，還是辦自己事要緊。倒車時依稀聽見那家人窸窣不絕，輪胎被紅泥噴濺地土紅。我們各自上車，開走了。

被甩在後頭的車聲，人，墓碑遠看似乎攪成一團。

最後我們去掃祖父的墓。

碧草如茵參雜古老的灰色，開滿白花的石墓，暮靄暈染成一汪清淺的灰紫色。時刻似乎在此凝滯不動了，灰牆因見證歷史而籠上晦澀的鐵灰，間隙已長出綠苔。只要稍有陽光，便光彩閃耀，所以儘管天色漸漸暗沈，階梯地板卻仍透著晶瑩光暈。潔白被長草覆蓋的墓石，那些銘文顯得縮成一團，憑添一層乖張意味。

只是，因文字而存在的時間，似乎不能打動人。

爸爸沉默下來，似乎正在思考什麼，然後漸漸站定，連臉上的表情也漸漸靜止下來，視線集中在墓碑上。神秘的夢幻在此刻聚攏，在下一動作開始時消失無蹤，像是緩緩散發著純淨光痕籠罩在一層薄霧裡。

「很久以前我也像這樣跟著爸爸來掃墓。」父親突然開口：「那時我也不喜歡說話，只是在旁邊看著。」

那個早已瞭解很多事的中年人。

景致從來沒有變過，應該說，沒有細微地變動，事實上它無時無刻不在更迭。從以前到現在，我不能真正了解墓碑的意義，不知道為什麼連續劇或電影裡總有人抱著墓碑嚎啕大哭，或是哀傷地掛上花環。依舊是春天啊。四周景色是溼冷的美麗，美到讓人幾乎忘卻自己到此的目的。心漸漸平靜下來，不想說話，腦袋卻被濕冷雨季與火熱紙錢燻得愈來愈清醒。

他像第二座墓碑，從小香爐前卓然而立。身影甚至與墓碑抗衡。我發覺他正陷入回憶與懷念，突然感到石碑和掃墓對於我們的真正意義。在這一刻墓碑不僅僅是顆石頭而已，它代表的是一個我們曾經認識，或曾存在於這世上的人。撇開靈魂居所不說，它應該可作為一方打開往日的窄門，也許看著它想起以往種種，它代表的人便永生於我們心中，存在也於焉有了意義。

我不禁想起一開始我們一開始祭拜的第一個無名密林墓碑：今天我們祭拜他們，那以後呢？當二十年後的我們再也記不得山裡的路。

這景致當然會再清晰起來，只是雨停的時候，也不是我們心境清明的那時。我們可能離開，但從沒真正離開過。當我們在各個角落各自奔忙行事時，這象徵性的東西遠遠地，牢牢圈住我們的連結。露水蒸發掉了，明天清晨還會再有。但人死何時重生呢？死者葬身之所魂魄集聚無數，不分愚笨聰明。鬼伯抓人索魂時毫不留情，也不肯讓人多牽拖。沒有人能理解，更沒人能度量。

這一切，可能對我而言，本來就是難解，又難拿捏的謎吧。